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四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正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  
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  
韓不為秦此人何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比自遺患  
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  
非已死矣

評韓非子語

史記云韓非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締文瑣語云韓非子辭氣綿密貫通殊無間斷自是一  
種

又云戰國文多早孟莊而下孫武韓

及

觀堂志林云韓非子文章以後世

不孰著

又云韓非有議論不流入詩文

呂本中云韓非諸書其說

李性學云韓非子文字絕

吳草廬云韓非子文字峻峭

許白雲云韓非善議論

圭齋歐陽氏云韓非文章甚偉奇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  
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  
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知三者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  
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  
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  
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襦，犯白刃，蹈<sub>履</sub>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

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齊蜀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剋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跡剋夫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剋，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

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今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國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今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管私邑謀

秦故非諷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

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丘中央之國也

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北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入故曰雜其民

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

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

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

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

拔邯鄲筦山東可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降上黨

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

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馭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

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從益堅固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日不難矣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且天下不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首其也

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  
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夫襄王鑽龜筮占北以  
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  
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王  
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石師數十百萬秦國  
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可兼有  
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  
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  
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

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芻薦出貢以共  
若芻薦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力歸於強  
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  
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  
綴連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  
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  
計矣韓為內臣秦道滅之則天  
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  
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宇脩政強敢

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矣陛下雖以金石并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

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凶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聞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

之病也虛處則核然核妨也腹虛也而病為妨於秦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於卒然而發於韓有急韓之不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關陛下關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

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關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

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齊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

聽臣之計則禍必播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  
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賊臣愚忠之計不可  
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  
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  
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必襲城矣城盡則  
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  
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  
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  
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  
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

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  
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  
則光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敦祗恭厚鯁  
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  
以為虛而無用物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  
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闕大廣  
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  
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



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  
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  
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  
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  
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  
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  
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  
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  
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

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  
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冀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  
伯醯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鬻  
而備故孫子膺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  
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  
龍逢斬萇弘分脰喉裂也尹子奔於棘投之於司馬子  
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宓子賤西門豹不  
聞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  
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  
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

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  
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  
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  
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  
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  
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  
博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

主而隆國家此君人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

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行之

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此臣則竊之

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

大也殺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

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

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

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瀆臣雖有貴賤同以瀆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

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濇散也

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嚴臣威威故曰偏是故大臣之祿雖大

不得藉威城市市眾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  
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  
私貨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  
四從四鄰之國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  
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一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是彰故曰紀是以  
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源可知治紀以知善敗之  
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

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  
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曰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補之君無見其  
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補之故曰去好去  
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則不形臣無所戒則戒而自備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  
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  
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以明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事以剛  
臣賦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  
寂乎其無位而處濤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  
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

君不窮於智用臣智賢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

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

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

智者正為正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謂

賢主之經也法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

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

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閎焉官有一人勿令通

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函掩其跡匿其端

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

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

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雖柄不固則象

國之虎因而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

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

威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

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

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

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

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

制臣得行義則主失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

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

為寶不自操事而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  
 以不言而善應不言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  
 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  
 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  
 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燮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  
 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  
 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  
 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  
 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之二

韓非子卷之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強為不曲則國強法從私奉法者

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

杜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杜稷未

弱故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杜稷也

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豕方城

也邑殘齊平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

則反是者襄王之氓杜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攻盡陶

魏之地陶定加兵於齊私平之都言魏如兵於齊平

攻韓拔管管故管叔勝於淇下雖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

楚相持於睢陽而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

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

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則其負

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

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

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審得失有權衡之

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

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雖上而下

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

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

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

多既通相隱蔽雖有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

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

利於無功邪臣明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忠臣之所以

見邪臣明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忠臣之所以

見邪臣明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忠臣之所以

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姦邪之臣

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此亡之本也若

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明黨數至

能人之門此其所以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

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

尊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

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故

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

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

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能者不可

弊敗者不可歸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

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

相掩故主離法則可也難謂校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

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

難則事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

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有目不以私視為

也視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言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

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

也

不救也。鎮鄒傳體不敢不搏利乃近體。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以無百里之感。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變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峻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

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何危以恐主毀國。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

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私唯以待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君之任耳。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

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

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故法省而不



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  
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殺  
善飾非即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  
奏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曰有餘上之任勢使然  
也立治之功曰尚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夫人臣  
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漸如地形之見耕使人  
主夫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使  
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  
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

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  
也遂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今錯制  
也威制共臣則法不信則君行危  
矣法不信則後不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  
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上  
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  
為其比利也故繩直而在木斷準夷而高科科等也削高  
權衡縣而重益輕權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  
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法不阿貴繩不  
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

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誥下之邪治亂決繆絀  
美齊非繼其健美齊其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官  
欲令官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  
不敢以貴勢漫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  
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  
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  
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

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  
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可詐媚惑所愛則能  
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今人主非使  
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  
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  
矣臣用賞則民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  
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若人者釋其刑德而使  
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  
行之羣臣請爵祿而與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

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無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考則合不也言事則相可知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

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也於大功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寢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

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  
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

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故人

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行飾

則偽外故其內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

情不效效顯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

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官以治內

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

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故君見

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若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

則知利其所存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

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

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

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臣之情非必

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

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則羣臣為子之

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

素自羣臣見素則大君不救矣

羣臣見素則大君不救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  
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  
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

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

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  
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乖宜則危君

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

方要在中央

四方謂臣民  
中央謂主君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

之彼自以之

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  
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

陽導臣之陰

以見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  
君臣通也

左右

既立開門而當

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  
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

賢才畢來矣吾但開門而當受也  
富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

變易俱令輔弼  
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臣  
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

隨化是謂履理也  
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

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

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謂任材用物皆  
得其宜故事不一方

而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君上者矜好其能則辯惠好生  
下各飾其能以欺之

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  
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

不治上伐下任下操  
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  
常行古今莫

三者其唯正名乎  
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

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  
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

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  
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  
任之彼則

章三

自舉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正與處之

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

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脩事以求形名參同用其

所生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

情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事待命於天

者能謹脩其事天以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

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民人用

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

官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

既終還從其於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

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

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但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

隨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覆理而普至於羣生斟

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

於事因禘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

時可廢則廢時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衡

不同於輕重故能知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

燥濕故能均君不同羣於臣故能制凡此六者道之出

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

之容道以獨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君操

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

必反求其理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

識其分則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開漫之貌凡聽言者

汝開然若甚醉者則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

愈憺憺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離之

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雜謂分拆其所言彼

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虛靜無為道之情也

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下

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

令根幹堅直不有移革如此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

舉動容然開微雖有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

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

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

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

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

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

刑者刑閉內局謂用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

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既閉

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

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既各自成

韋

善必及賞惡必及刑規矩既設三偶乃列以賞罰規矩既  
刑賞不差誰敢不信然故曰三偶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測其所由者  
也既口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則下以常  
以較其所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  
下考之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  
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  
所置之臣勿私視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  
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  
猜疑故一人則專而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  
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威權在之  
也故凡治之極下不能得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

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  
要者也去至要而狎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  
不用非惑而何也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  
此倒置之徒不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則形勢聚  
焉故失腓大於股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  
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  
臣之為虎臣則匿威藏用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  
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母則君也既明黨相益即是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  
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  
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



大虎自寧

主既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

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

反其真

謂君君臣臣也

欲為其國必伐其聚

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

朋黨也

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

地亦國也欲治

其國必令賜與適宜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求人斧

亂人

求益而與之則是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以斧與仇則是

假與不可仇既得斧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

我之見伐不亦宜哉

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下匿其私

不能欲取則不得

二者交戰一日有百戰也

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量以割斷其下也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度量可以割斷下黨

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具可以奪臣之所不弑其君者

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

四指為扶寸於度量少有失下之

得利已數倍多矣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

大其都臣將叛國

不貴其家

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勢過

貴之富之脩將代之

位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

太子禍乃無從起

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脩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

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量則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為臣黨與眾勢位高也虧可矣

靡有量母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

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

盛必衰天

靡之若執

若鑽火之取簡令謹誅必盡其罰

盡刑罰

母弛而弓一棲兩雄

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一

之理也

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

一

韓非子

卷三

三

棲兩雄其鬪嘖嘖爭鬪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後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

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

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

木枝扶踈將塞公問謂臣威權覆人門將實公庭將虛

主將壅圍圍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拒謂枝之

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

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寧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

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重則則危若矣公子既眾宗室憂唵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

而危若矣公子既眾宗室憂唵

憂益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當與乃離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

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測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

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

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

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

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

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

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  
 也二曰在商何謂在商曰憂笑侏儒左右近習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  
 能短笑者侏儒短人也此入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  
 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  
 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商主姦臣既以金玉內事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  
 子入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入主之所與度計也此  
 皆盡力畢議入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

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  
 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取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舉又更必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其主主主犯則君臣有隙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  
 官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  
 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官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  
 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  
 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  
 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其惠則主澤不下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其惠則主澤不下

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辨  
說君門隔於九重賢從希得與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  
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  
辭謂其言巧便聽者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屬  
辭以懷其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  
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  
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  
者聚帶劔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  
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  
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

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  
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  
威求誘其君其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  
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  
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  
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便私請以  
防初姦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去其言不使益辭以  
防二姦之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  
防三姦之其於觀樂玩好也必  
防四姦之後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五姦之其於觀樂玩好也必  
令之有所出防六姦之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防四姦之養殃也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必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  
姦之民其於訟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防  
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其於勇  
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闔之勇無赦罪邑闔者謂時  
力與防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使行私財防其於諸  
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其所謂亡君  
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非已防有也防非已防有之令  
臣執制防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防臣自外  
而有之防君不擅舉手如防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函於不聽防國則  
此者君必亡也

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側備不足有所不故不聽羣  
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  
外交之防諸侯之不聽則不人之臣防証其君矣防諸侯知我  
心息矣防臣不受彼臣之浮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於  
言以罔誣其君也  
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  
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  
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  
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  
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  
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勤有  
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墮毀也或本爲墮也

韓非子卷之二

韓非子卷之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  
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  
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  
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  
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  
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  
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  
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  
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  
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  
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  
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  
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  
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  
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  
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

賊也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  
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駘  
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柰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  
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  
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  
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  
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  
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

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謀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

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於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



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兩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

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也南方來

集於郎門之堦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

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

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青歌

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

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畢方神也正鑿蕭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

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六合鬼神作為

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

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

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  
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  
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復晉者知伯瑤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

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

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

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

狂知晉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

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

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

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魏內自強而外怒知

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曰

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

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

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

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其措兵於寡

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子簡主之才

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其餘教猶存君

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翼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開人也，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

具錢粟以足甲兵，有餘五，是亦無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茨蒿，褚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官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

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死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

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  
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  
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  
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  
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  
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騁於秦穆公問之曰  
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

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  
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  
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  
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  
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  
削鋸脩磨其迹流布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  
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二舜禪天下而傳之  
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  
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

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堦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美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止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䟽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

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虢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美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

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懷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

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也以爲治內其身不

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

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遠君之故

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

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

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

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

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

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

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

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  
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堅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  
遊堂阜堅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  
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  
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  
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  
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  
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

君曰善乃警警節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

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

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

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以奉韓曰不殺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

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

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

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

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

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



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後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待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有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也，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

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祧，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步等皆精妙也。

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  
 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  
 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  
 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  
 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  
 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  
 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  
 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